

大漠风情

吴明仁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吴明仁 著

大漠风情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大 漠 风 情

吴明仁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湖南省慈利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2插页 137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长沙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ISBN 7-5059-1043-4/I·764 定价：2.2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本散文集，共收作者旅游于“丝绸之路”的散文作品三十五篇。

作品文笔优美，感情真挚，内容丰富而翔实，形象地描摹了天山南北之山川胜迹，轶文趣事，历史掌故，以及富有地方特色的民族风情，土产风味。写景纪游，怀古论今，无不妙趣横生，墨中生香。它既是色彩斑斓的民族风情画，又是古风犹存的丝路导游图，也是了解和欣赏西北风物的参考书。

目 录

乌鲁木齐漫步.....	1
翻越冰达坂.....	8
莎车纪绿.....	14
啊，赛里木湖.....	20
开都河畔的篝火.....	24
并不神秘的霍尔果斯.....	28
白杨街小景.....	34
博斯腾湖·瞥.....	40
废墟印象.....	45
欢腾的阿吾勒.....	51
哈纳斯湖畔的小村.....	56
沙海泛舟.....	61
布尔根游踪.....	68
克孜尔千佛洞巡礼.....	72
我为惠远歌唱.....	79
孔雀河畔梨乡行.....	84
玛纳斯.....	90

巴里坤行.....	96
北庭徜徉.....	102
奇台风采.....	108
阿拉善温泉记趣.....	115
丝路明珠.....	119

——喀什小记

绿荫丛中香妃墓.....	123
揭开新娘的面纱.....	126
神湖传奇.....	130
和田采玉.....	135
在哈密瓜的故乡.....	141
“火洲”趣闻.....	147
六月雪中过天山.....	154
戈壁新城石河子.....	161
车过果子沟.....	166
察布查尔情思.....	172
历史的镜头——高昌故城.....	178
天山深处一小镇.....	184
哈密探古.....	190

乌鲁木齐漫步

“山围芳草翠烟平，迢递新城接旧城。

行到丛祠歌舞处，绿氍毹上看棋枰。”

这是清朝遣戍新疆的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一首直接描写乌鲁木齐风光的诗。这里草木茂盛，远望如烟如雾，掩映在林木中的新城旧城，街道整齐，有如棋盘，是一个很令人陶醉的去处。

在黄昏来临、华灯初上的时刻，我们漫步街头。乌市，的确太美了。我想纪晓岚充军到这里，心情的抑郁是无须说得的，但在他有关新疆的一些诗作中，所流露的感情，却是比较欢愉的。这一定是此处独特风光给了他无限的慰藉。

踏着落日的余晖，我们登上穿城而过的乌鲁木齐河畔的红山远眺。这红山处在乌市市里，因山上红岩嶙峋而得名，现在已开辟为公园。清代曾在这里设立驿站，驻军防守。山顶有九级古塔一座，称为“镇龙塔”。民间传说是天池飞来的一条神龙，停落在此处后，还不断向前游动，仿佛是要与河对岸的“妖魔”相勾结似的。那妖魔其实是一座塔形的土山，与红山遥遥相望。听说在一九七〇年，被一阵大风吹坍了。现在只剩下镇龙塔了。这座塔建于清朝，说是当时一个将军见了飞来的红龙向前游动，被吓得半死，才修建这座塔

进行镇压的，但有人说，红山建塔，已是古远的事，远在唐代就建有佛寺和宝塔。朝代的远近，可以不论，古塔，矗立在红山之巅，对于乌鲁木齐，的确增色不少，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在塔下的凉亭里，借着夕阳的光晖，放眼望去，远山近景，一览无余。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近处有碧树鲜花照眼，远处有山上的雪冠送来阵阵凉意，多日来的旅途劳顿，就如热急时冲了一次凉，使人顿觉轻松和爽快。

长街上的一行行白杨，栽种在低于街道的洼处。大街两旁，引来流水，沿着树行潺潺流动，既浇灌了树木，也净化了市里空气。到处可见人们蹲在树荫下和流水旁，怡然自得。人们所表现的对于水的挚情，是水源丰富的南方人不好理解的。视线越过高高的树梢，遥望博格达雪峰，积雪映着晚霞，微带粉红色，就如婴儿的脸庞一样可爱。也许由于积雪的反光，原来有点儿昏暗的街道，反显得更加明亮了。街心花园的花朵，维族姑娘的彩色长裙，在这种特殊的光照里，越发艳丽夺目。

天黑得特别晚，较内地要晚两个多小时，十点钟后，能见度还相当好，但是黄昏，终于悄悄地来临了。周围仿佛有一片淡蓝色的轻烟，从远远近近的丛林中慢慢升起。我闭上眼睛，想象树林那边，隐约传来驼铃声，轻轻的，断续的，简直象一首没有写出的诗。白天，在市郊见到驼队，或许处在烈日中，没有引起人们的思维和想象。此刻，却感到了它的优美与动人……

从红山下来，只见行人如织，熙来攘往。同伴告诉我，傍晚是夏天街头最热闹的时候。妇女们鲜艳的民族服装，在

霓虹灯光的辉映下，使人觉得走进了百花园。据说那些嫌北京、上海的衣着单调的人们，在乌鲁木齐却得到了审美的满足。街头上笑语喧哗，占优势的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抑扬顿挫，新奇悦耳。

在人流中穿行的维族姑娘，一个个简直就是“出类拔萃”的美人。她们那大眼睛，小嘴巴，高高的鼻子，都美得令人吃惊，远非那些俗相十足的所谓电影明星和广告模特所能望其项背。小伙子呢，总也有一股男性十足的阳刚之气，也决非那长头发、小胡子的“奶油小生”可比拟。

我们来到当地称为“巴扎”的贸易市场上，此时的生意正是兴隆。在出售烤羊肉、手抓饭、烤馕和烤包子的小摊旁，围满了人，欢声笑语，十分热闹。飘来一股股的香味，使人馋涎欲滴。最为引人的是烤羊肉串的小摊。铁制的长方形烤箱，燃着炭火。卖羊肉串的中年男子，慈眉善目，操一口“新疆普通话”，招徕顾客。听他的话音，似较真正的普通话更富有韵味，据说是受当地语音影响，拌和着维语的音色之故。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交光互影是一定的。人们围坐在烤箱旁，主人把预先串好鲜羊肉的肉串，放在炉火上烤炙，一边快速地翻转，一边撒上盐粉、辣椒面和一种叫“自然”的香料。

一会儿就烤得油渍渍的羊肉串，喷着使人愉快的香味，传递到围坐的人们手中。我虽属虎，但素不食羊，每当肉串递过来时，我都向后躲让，惹得众人一再劝我不要“谦让”。为了好不容易来此一趟，不尝点滴，恐怕悔恨终生，于是，我便接过一串品味着，果真鲜嫩可口，余味无穷，并无我所害怕的“羊臊臭”。自从这次“开戒”以后，每逢羊肉

筵席，就再没有“谦让”过了。记得到了南疆的焉耆，在一个手抓羊肉摊上，我们四个人竟一餐吃了三公斤！那种痛快淋漓之感，如今还常常令人忆起。

接着，我们闯进了一家门面很小的乐器店，身著彩绸长裙的维吾尔族女店员，起身相迎。她指着店里满挂着的新疆乐器，给我们作介绍：什么热瓦甫，冬不拉，吐塔儿，热极克……它们式样奇特而美观。在许多乐器上，还用贝壳、玉石、兽骨镶嵌出精美的图案。这真如我在书本上见到的中亚、西亚风格。我暗自欢喜，无缘去中西亚旅行，在国内古称西域的新疆，竟领略了中西亚风情。在东西文化交汇的地带，竟然因互相影响而形成一种这样美妙的富有地区特色的文化。这使人很容易想起乌鲁木齐古老而又年轻的历史。

人们告诉我“乌鲁木齐”是蒙古语“优美的牧场”的意思。在古丝绸之路畅通期间，这里还是一片空旷的草地。汉唐时代，利用这片水草丰美的草原，进行“屯垦戍边”，直到清乾隆时才建筑城廓，命名“迪化”，解放以后，才改为现名。

也有人引经据典说“乌鲁木齐”一词来历久远，在敦煌出土的一种叫“佉卢文”的文献上，就出现了“乌鲁木齐”字样。查考“佉卢文”，为古印度的一种文字，在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三世纪，盛行于印度半岛西北。在巴基斯坦发现的阿育王时代的铭刻，多是佉卢文，至公元四至五世纪，受梵文的排挤，逐渐绝迹。佉卢文在印度半岛绝迹是这样早，传入我国，当在绝迹之前，这么一来，“乌鲁木齐”一词，果真是由来已久的，乌鲁木齐的历史，当然也就很古老了。

但是，乌鲁木齐始建城廓，不很古远也是事实，然而并

不等于这一带没有人类居住和建设，在汉唐时代设置的都护府，和这里相距都不甚远。据历史记载，一些“行国”，即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如卑陆、单桓、东且弥、西且弥……等，人数也很不少，大多游牧于“优美的牧场”一带。既是古牧地、好草原，游牧者自会来游牧，“不建城廓宫室，居无定向，惟顺天时，逐趁水草，牧牛马以度岁月。”所以，丝路商旅横渡乌鲁木齐河时，尚不见城廓。

乌鲁木齐“居天山之阴，地当孔道”，处在博格达山和奇尔吉斯山之间的凹形地带，把天山南北的两大盆地即准噶尔盆地和吐鲁番盆地，连接了起来。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乌鲁木齐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成为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短短三十多年中，成为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同伴老赵说，乌市在解放初期，仅六、七万人口，矮矮的土坯街房，蒙上一层灰土，走进了市区，还不知道已经到了市里。而现在的乌市，占地达五十多平方公里，而且高楼林立，不仅是新疆的中心和首府，还是我国西部的“空中门户”。我查了一下资料，这里是我国通向卡拉奇、德黑兰、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苏黎世、法兰克福、巴黎……等地的重要国际航空站，在“丝绸之路”上，居其特殊地位。据说每周有数十个航班往返，全年乘客数十万人，货运量在二千吨以上。如果我们想一想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十七岁的那年，即一二七一年，随父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帕米尔，凭两双脚，历时四年多，来到中国，爬高山，涉大河，穿戈壁，越沙漠，其艰苦简直不好想象！可是现在，如果要从欧洲来中国乌鲁木齐，在飞机上打个盹儿，

就已经飞越了万水千山，算算时间，也就那么十多个小时。路途遥远的古丝绸之路，已经大大地缩短了。

斗转星移，岁月如流，乌鲁木齐在短短的时期里发展了，繁荣了，可当年为它的发展与繁荣而斗争的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烈士，已深深埋入地下了。他们不惜牺牲，慷慨就义的气概，还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解放后，在南郊风景优美的燕儿窝，建成了乌鲁木齐烈士陵园。园里林木葱茏，绿树成荫。三烈士的遗体就安葬在这里。墓前的碑石上镌刻着烈士简历，读来，使人感叹而振奋。

此外，还有鉴湖旁边矗立的古楼，传说是清代文学家纪昀的藏书楼。他在这里完成了《阅微草堂笔记》和《乌鲁木齐杂诗》等著作。但据后人考证，谪居的纪学士的“阅微草堂”，不在此处，而在市东郊的水磨沟。其实，那里才应是真正的草堂所在地。因为这两山对峙而狭长的沟中，有大小涌泉数十处，积成溪流，溪水清澈，自北而南，终年不竭。两岸杂树丛生，浓荫蔽日，景色清幽。解放以后，经过大规模修整和绿化，新建的花圃、小桥、温泉浴池和亭台，真叫人流连忘返。我想，当时的贵族、官吏，虽遭贬谪，毕竟不同一般平民百姓，寻幽探奇，享受作乐，还是少不了的，曾经身为宠臣的纪昀，卜居此处，应说是理所当然。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也曾发配新疆。他来到新疆的第二年，便死在乌鲁木齐了。他主张满清王朝大借外债，替当兵人走卒，做国人“日力汉奸”，后因买卖八国联军所掠夺的太仓储粟获罪。不过，他所著的《老残游记》、《铁云藏龟》，还有益于后世。对于瑕瑜互见的古人，我们大可不必求全责备。

夜幕渐渐地笼罩了边城乌鲁木齐。我在华灯光照中登上天山宾馆的楼顶，放眼万里星空，悠悠的千古历史，和逐渐现代化了的新的生活，一齐涌到了我的胸中，一股为祖国兴盛的骄傲感情，油然而生。至于部落征战，狼烟四起，这历数不尽的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所饱经的历史忧患，早已成了过去。不是么，雄峙在这大西北高原之上的新城，不正向历史打开它时代的彩色的窗口？

哦，这就是乌鲁木齐留给我的印象。

翻越冰达坂

在人生的旅途上，能有重逢，就是缘分。我在短短的时间里，二过独山子和巩乃斯之间的天山达坂，当然，也算是一种相逢，一种缘分了。

不过，一在夜晚，一在白天。在迷蒙月夜里，只感到天山达坂，也是迷迷蒙蒙的，象个难猜的谜。在白天，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就仿佛从谜的氛围中跳了出来，分明感到它的清新，它的迷人，它的美！

那天，我们经焉耆回天山北麓的美丽城市——奎屯市去，在开都河流域的原野上，那个热呀，怎么说？“热呼呼的”。“空气点得火燃”。“象蒸锅，象火盆”。怎么说，怎么合适，一点也不过分。但是，车过巴仑台之后，天气逐渐清凉，恍惚间，又回到了春天。

汽车在天山峡谷里行驶。条条小溪在重重叠叠的青山翠峰脚下，萦回盘绕，跳珠溅玉般地流泻出来，那情调，那韵味，都不是江南山水可以比拟的。如果说江南水，谓之柔，而眼前的大漠水则是刚了。刚柔虽可相济，终究不是一个类型。这，一定要面对着银光闪耀的雪山，才能有真切的体会，正确的理解。因为，脚边小溪，她才从那个伟大的母体分离出来。

小溪岸边的小草，浅浅的，颜色也不深，其间点缀着蓝的，紫的，红的小花。看一眼近在咫尺的雪峰，总觉得春天还离得远了点，内心产生一种离奇的连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的思想。

迷惘之中，一阵无声的牛毛细雨，飘飘洒洒，悄然而至，蒙住了山头，蒙住了小溪。堤岸的野花就象处在夜雾中的萤火虫，明明灭灭，闪闪烁烁。转一个弯，细雨忽地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再转一个弯，它又追了上来。……

坐在我旁边的号称“老新疆”的文博干部老赵，笑着说：“真象是春天了吧？再往前走，你就会觉得冬天也提前来到了的。”

他的话还未落音，汽车转了个急弯，公路也显得窄了些，路面上湿漉漉的，我们才知道雪线下面的毛雨，也是边走边洒的，算是走到哪，洒到哪，只要把碎石子铺成的路喷洒得不起灰尘就得了。行车在这样的路上，连噪音都少了，更是有没有灰尘。在这样的环境里坐车观景，悠然自得，真是一次难得的享受。无怪给我们开车的维吾尔族青年司机小木神秘而小声地说：“新疆的空气，也能让人延年益寿！”

渐渐地，汽车爬上了急陡的盘山公路，待车子转向右面，我们的视野自然地展开在左面，原来追着我们下的毛毛雨，这时真被我们丢在溪边了，远远看去，象一片云，象一团雾，象一个梦。小溪呢，当然看不真切了，但它“泠泠”的响声，又仿佛还在耳边响着。也许，此刻，汽车在这样的地方行驶，极少嘈杂，人们反倒对声响有更好的感受力。但我们汽车的位置与小溪的距离，相差多少，一时估不透，只觉得眼睛看下去，要睁得大一些，再睁得大一些，透过了淡

云，透过了薄雾，还要让目光走一段路程，才是小雨，才是小溪。“看”是要这样用力，不过看起来，眼睛并不难受，倒很舒服，用习惯的老话，“也是一种享受！”

把向下的眼睛，抬向上面，悠然的白云，就在车盖之外。山顶的积雪，象厚厚的绒毯，反射过来的雪光，刺得眼睛生痛。带着呼啸声响的高原山风，把紧闭着的车窗玻璃拍得直响。小木打开暖气开关，身上怪舒服的。

突然，汽车要比以前平稳得多了，就象水中鱼，游得更自然了。哦，原来到了新疆著名的夏牧场、辽阔无边的巩乃斯大草原了。这里的牧人，穿着长皮袍子，前襟在风中一扇一扇。这次我才真正理解了新疆的一怪：“冬天的皮帽夏天戴，皮靴不穿背起来。”因地势的变化，而导致气候的差异，上路的人，皮棉之服，是不可不带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老赵摇醒我，说：“达坂与你有缘，相逢也得开开眼呀。”

我猛醒过来，从车窗边缝里，钻进来一股冷风，刀子样刮得脸痛。看公路两边，绿色不知何时悄悄隐退了，裸露出来的略带黑色的岩壁，显得过分粗犷，更增加了几分寒意。车里很寂静，小木再也不言语，全神贯注在方向盘上。我知道汽车已经拐上另一条公路，就要翻越天山达坂了。

汽车在冻得泛白的公路上行进，带铁链子的车轮，小心地从路面上辗过，留下一道白色的痕迹。

从车窗玻璃望出去，突然发现一根高大的水泥电杆，矗立在“雪线”下面的石缝之中。平时，一根水泥电杆，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是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有这样的庞然大物，就不能不为之吃惊了。我想象水泥杆立起来时，工人们所

付出的代价。

车往上爬，我的心跳得更急，靠在车座上，也很觉吃力，仿佛是什么堵塞着，呼吸也促迫了。我知道这是“高山反应”，也就是到了《大唐西域记》中描述的“大头痛山”、“小头痛山”了。海拔越高、缺氧越严重，出现的心急头痛，也越严重。我想，我们正在经过“大头痛山”。但是，有几个养路工人，戴着手套和皮帽，手里拿着铁锹，迎面向我们走来。我看见他们额前的皮帽上，结上了一片冰凌。我们的车子走过时，他们停下来，微笑着向我们挥手，也许过往的车辆不多，陌生的过客，也可以带给他们以慰藉。看他们的神情，并没有多少象我们难受的“反应”。就在他们背后，高高耸立着筑路烈士纪念碑，劲风中，背靠着悠悠蓝天，映出了剪影，好象一个巨人，傲视着凌空的雪峰。虽然一晃而过，那影象却深印在我的心头！

汽车驶出一座关隘似的峡口，小木慢慢让车子停了下来。笑着对我们说：

“看看吧，看看吧，你们是雪峰难得的稀客。”

他只穿了两层单衣，说着，带头钻了出去。

我从车上走出来，前面一座雪峰，高挂着冰川，白得发蓝。冰川下，一条长虹架在空中，这座单孔公路桥，高悬于冰河之上，长近百米，气势十分雄伟。

忽然，一方云移过来，洒下一阵“霰”，俄而，变为片，纷纷扬扬，全成了冬景。透过雪幕，近峰如削，那是冰川形成的角峰和刃脊——棱角分明的山峰，显得更有气魄。

满天的灰云，忽地裂开一条缝隙，漏出来金亮的光束，照得雪峰异彩纷呈——如剑，如戟，如卧虎，如游龙，如少